

拉萨古城形成发展历史综述

阴海燕

(西藏大学文学院 西藏拉萨 850000)

摘要 拉萨是西藏自治区首府,也是一座具有近1400年历史的古城。拉萨古城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久远,故事颇多,耐人寻味。文章将拉萨古城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梳理了拉萨古城形成发展的历史概貌。

关键词 拉萨古城 形成 发展 综述

中图分类号 K29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 5738(2009)02- 054- 09

拉萨位于雅鲁藏布江支流拉萨河北岸,北纬29°39',东经91°9',海拔3650米,是一座具有近1400年历史的古城。由于地处喜马拉雅山北侧,受下沉气流的影响,拉萨全年多晴朗天气,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属高原季风半干旱气候,全年最高气温29℃,最低气温零下16.5℃,年平均气温7.4℃,年降雨量500毫米左右,降雨多集中在七、八、九月份,全年日照时间3000小时以上,素有“日光城”之称。拉萨空气清新,阳光明媚,昼暖夜凉,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和空气最洁净的城市之一。

本文主要对拉萨古城形成发展的历史进行了综述。根据不同时期城市发展的特征,近代社会以前拉萨古城的发展情况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曲贡先民——拉萨古城最早的开拓者;吐蕃王朝与拉萨古城的初兴;地方势力割据和拉萨古城的缓慢发展;格鲁派的崛起和拉萨古城的兴盛发展。

一、曲贡先民——拉萨古城最早的开拓者

城市发展的早期形式是以部落、村庄的分布为主要形态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萨河谷曲贡遗址^[1]

的发现,证明至少在3500~5000多年前这里已经有了以农耕方式为主,畜牧为辅的经济生活传统。随着农业的出现,永久性的村落也开始出现。曲贡人在现代人难以想象的环境中,用勤劳智慧的双手,采用原始的石质工具,开拓了拉萨这块宝贵的土地。

曲贡文化遗址考古,发掘了1万多件石器、陶器、骨器等文化遗物和大量兽骨,其中石铲、陶器、骨针等遗物均是早期曲贡人生产、生活的必需品。据曲贡遗址考古发掘显示,除了大量石器、陶器的发掘外,“还有一种琢制出凹槽的石磨盘。石器中以双肩石铲、柱状敲砸器、网坠、玉锛、石磨盘为典型器物。”^[2]大量生产、生活器物的发现,证明了拉萨周围至少在四千多年之前,就已经有人类居住。“遗址采集、出土的双肩石铲、石磨盘,无疑是农业经济的一种反映;少量的网坠、骨簇存在和灰坑中出土的大量兽骨,又说明渔猎劳动也占有一定比例。”^[3]虽然因曲贡遗址破坏严重,试掘面积小,未能在遗址发掘中发现房屋,但以农耕为主、畜牧为辅的经济生活,足以证明当时拉萨河谷地带已有了初步的聚集村落,这里曾是曲贡人长期生活的定足点。1991

收稿日期 2009- 02- 28

作者简介 阴海燕(1983-),男,汉族,河北邢台人,西藏大学文学院07级藏族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汉关系史、西藏文化。

年,考古学家在曲贡遗址一处因取土而破坏的地面发现了一处居住遗迹。这是一个方形建筑基址:有石块砌成的壁面,居住面上散落着大量的木炭与草木灰。从中发现的编号为 ZK-2334 的木炭标本经碳-14 测定,年代测定为距今 3115 年。这无疑更加证实了 4000 多年前曲贡人在拉萨河谷聚集生活的事实。曲贡遗址下层中还出土了一枚铜镞,铜镞呈扁平形,经鉴定原料为冶炼所得,表明当时青藏高原的先民已经开始跨入青铜时代。西藏,当时已经开始步入人类的文明时代。

在西藏自治区博物馆,现有 5 具 4000 年前曲贡文化遗址居民的骨骼图片,他们的死亡平均年龄大致为 24 岁,没有人能够活到老年。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曲贡人生活之艰难,也让我们感受到:曲贡人为开发拉萨这片处女地同大自然抗争,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二、吐蕃王朝与拉萨古城的初兴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拉萨一带经常是藏族先民历史活动的中心舞台。大约公元 1 世纪前后,西藏古代历史开始有了一些模糊的轮廓。这是由先民一代一代口耳相传,然后被吐蕃王朝的史家记载在典籍上面的。据说吐蕃第二十八代王拉脱脱日年赞在红山上修行过。如果这不是后来的佛教徒有意给红山和拉萨增加神秘色彩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松赞干布的祖先是英明和睿智的,他们早已经注意到拉萨河谷这片神圣的土地了。

在恰白·次旦平措等编著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中记载:“距今两千多年以前,西藏古代的氏族部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兴衰,实力较强的部落征服吞并了一些弱小的部落,在藏区上、中、下三大地区形成了十来个岱本或小邦国,偏远的地方氏族部落仍处于割局状态,史书把他们称为‘十二小邦’和‘四十小邦’……”^[4]当时,西藏各地小邦的出现,实际上是原始氏族体制崩溃的体现。各阶层、各势力的争夺相当激烈,这也正好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聚集了村落和人口,加快了西藏早期城市的出现。对于当时的小邦时代,《贤者喜宴》和《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小邦表》中都有记载。据《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说,“遍布各地之小邦,各据一城堡。”^[5]可见,在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中,统治阶级为了

防御侵占和保护领地,在自己的封域内选择适中的地点,依山营建可以防守的城堡,是普遍存在的。因此,这种堡垒最初大约是由于军事防御以及战争目的,后来便发展成西藏最早的城镇中心。

(一)囊日论赞进军吉曲河流域

经过多年的和、战,又集结成若干个部落联盟,大约到了公元前 4 世纪,青藏高原范围内日益形成三个势力较大的部落联盟,即山南河谷的雅隆部落联盟、阿里地区的象雄王国和雅鲁藏布江以北的苏毗部落联盟。这时的拉萨所在地,在公元七世纪以前,是苏毗部落管辖的放牧场,被人称为“吉雪沃塘”^[6]。6 世纪后半期,各势力在拉萨河流域争夺异常激烈。当时,松赞干布的祖父达日年赛统治的雅砻部落日益成为山南地区一支实力强大的地方势力,并积极准备着向雅鲁藏布江北岸扩展。吉曲河流域先后属于苏毗部落联盟中的达甲沃和赤邦松两个王族统治,以达甲沃为首的一支势力在拉萨河流域墨竹工卡的止贡一带,另一支以赤邦松为首的势力则雄据于拉萨北部的彭波之地。由于达甲沃对待居民暴虐残苛,不得人心,后来被赤邦松彻底打败,以赤邦松为首的地方势力遂逐渐雄踞拉萨河流域。6 世纪末 7 世纪初,松赞干布的父亲囊日论赞,在娘、韦、嫩等家族的策应配合下,一举攻破了赤邦松居住的堡垒,将雅砻军事势力有效地北推到了拉萨。

从小邦时代到三大联盟,从苏毗两大王族的统治到雅砻军事独占拉萨,这说明青藏高原在逐步走向统一,拉萨一带的人口在不断积聚和集中,各种防御性的军事设施、民用居所等也得以兴建。这一时期的部落小邦堡垒军事防御性突出,如最早的宫堡建筑雍布拉岗宫堡,后来地带六王时期的达孜、桂孜、扬孜、赤孜、孜莫琼杰、赤孜崩杜 6 座城堡等。伴随着长期的军事防守及进攻战略,“下令铸铁成链,横贯拉萨河两岸,上铺木板,建成拉萨铁索桥”^[7],极大地改善了当时拉萨河流域的经济、交通等条件,拉萨城市建设开始萌芽。囊日论赞在占据拉萨后,把营盘设在墨竹工卡的甲玛岗山沟,并在这条长长的南北走向的山沟中建造了几座宫堡,他的儿子、吐蕃王朝缔造者松赞干布于公元 617 年出生在甲玛沟的强巴明久林宫堡中。强巴明久林宫,位于今拉萨河谷墨竹工卡一带,是囊日论赞在拉萨河谷进攻和防御而修建的临时行宫。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强巴明久林宫堡的建设和发展,也为拉萨古城

的兴建累积了经验,积聚了人口,奠定了必要的准备条件。

(二)松赞干布迁都吉雪沃塘

拉萨古城的历史是和松赞干布的光辉业绩分不开的。松赞干布在继承其父囊日论赞的王位后,于公元633年迁都吉雪沃塘。松赞干布在拉萨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拉萨则以吐蕃王朝都城地位,揭开了它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传说迁都之前拉萨是一片沼泽荒芜之地,中间有卧措湖。松赞干布在红山上修建了拉萨古城最早的建筑——白宫,后赤尊公主又修建了以赤孜玛布为首的上千间房屋和宫墙。这座巨石垒成的宫堡,兀立红山之巅,气势非常雄伟,《新唐书》、《贤者喜宴》等史籍中均有记载。藏文古籍《贤者喜宴》这样描绘:在红山那里“筑起三道围城,然后在围城当中,修起堡垒式的碉房九百九十九间,又在红山顶上修起一处凑足千间之数。这些宫室都装饰以金银、拂尘、珍珠、纓络等物,显得十分壮丽,堪与天宫相媲美?”^[8]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联姻,在拉萨举行婚礼并长期生活,他们的足迹遍布拉萨各地,因此,他们的事迹也为拉萨古城增添了神韵和风采。布达拉宫的修建,掀起了拉萨古城兴建的序幕,历史上拉萨古城的第一轮兴建高潮逐渐兴起。

当时的拉萨,沃塘错一南一北两条河流疾驶而西,而且河道很不规整,北边的河流源源不断地注入沃塘错。一遇雨季,河水蔓延,中心河坝上到处是水洼、沼泽。因此,修建大昭寺,必须兴建好拦河竭湖的工程。关于填湖的事情,《西藏王统记》记载:“赤尊王妃亦向琉璃宝钵启白叩求,旋于钵内出生无量酒食,乃征调藏地黎庶,悉来服役。改机曲河,流向卜瓦洞。”^[9]很快,修堤拦河的工程顺利实施,两股河水并入南面的拉萨河,沃塘北滩和沃塘错北岸一带变成了干燥的陆地,南面的拉萨河水流规整,河道狭窄而自然地向西流去。在拦河竭湖的基础上,松赞干布采纳文成公主的天象五行观察和五行算说,用白山羊驮土填湖,填平卧措,修建了著名的大昭寺。^[10]正是由于这个故事,大昭寺建成后被称为“惹萨”。寺庙建好后,传教僧人和前来朝佛的人增多,围绕大昭寺周围便先后建起了不少旅店和居民房屋。同时,松赞干布又在红山扩建宫室,于是,拉萨河谷平原上宫殿陆续兴建。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其赞普据跋布川,或逻娑川,有城郭庐舍不肯

处,联毳帐以居,号大佛庐,客人数百人……郭人处小佛庐。”^[11]由于当时四处征伐,赞普“有城郭庐舍不肯处,联毳帐以居”,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城市发展是很缓慢的。尽管如此,松赞干布时还兴建了查拉路甫石窟、小昭寺、帕邦喀等建筑。渐渐地,“惹萨”变成了人们心中的“圣地”,人们把“惹萨”作为以大昭寺为中心的城市的名称,以大昭寺为中心的古城雏形逐渐形成。

松赞干布以军事组织为基础,将吐蕃地区划分为五大茹。卫茹的设置,促使拉萨一带出现了以奴隶制经济为核心的新的聚集形态,为拉萨城市的发展积聚了人口,同时也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中心的形成。迁都拉萨后,统度量衡,制定统一管理体制和法律制度,使得庶民受到法律的保护,生活富裕,安居乐业,则为拉萨城市的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在《贤者喜宴》中这样记载:“松赞干布之时,出现了吐蕃七良臣中的第五位涅·赤桑央顿,他的事迹有,将山上居民迁到河谷,于高山顶处修建堡垒,以此改造成城镇……”^[12]松赞干布之前,由于各地长期征战,社会动乱,人们都把自己的房屋建在高地以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不受侵害。松赞干布时,人们从山上迁居于河谷,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吐蕃的强大统一、秩序井然,对拉萨古城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农牧业开始大规模分工,大片良田得到开垦,同时,围绕农田修建农舍,许多地方开拓形成规模不等的村庄,又为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吐蕃王朝和拉萨的继续发展

松赞干布死后,王孙芒松芒赞幼年即位。噶尔家族长期辅政,四面扩张,吐蕃兵力东临凉、茂、松、嵩四州,南接天竺、尼婆罗,西取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北抵突厥,盛极一时。公元763年,趁唐朝爆发“安史之乱”,边备空虚之机,吐蕃大将达扎路恭一举攻破唐都长安,现有达扎路恭碑^[13]立于布达拉宫前。唐蕃双方,战事连年不断,双方损耗甚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拉萨城市的发展。赤松德赞统治后期,吐蕃盛极而衰,已经无力再向四方抗衡。另一方面,从赤松德赞到赤祖德赞,历代赞普推崇佛教,吐蕃社会风俗纯正,国政宏远,又给拉萨城市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环境。赤德松赞时,为弘扬佛法,在今拉萨西南郊“修建了噶迺多吉央寺(意

为小星星金刚界寺)”^[14]，至今在拉萨西南郊拉萨河南岸若马岗还保存有噶迥寺赤德松赞的盟书誓文碑。赤德祖赞时，“于吴祥多修建柏麦扎西格培寺。……又王之受供僧娘·霞坚及少数臣僚等在拉萨东面建噶鹿及木鹿寺，南面建噶瓦及噶卫沃，北面建正康及正康塔马等寺。”^[15]王还促使唐蕃双方休战会盟，分别于唐朝长安和吐蕃拉萨的大昭寺前立碑。从碑文来看，当时对以大昭寺为中心的城市的“惹萨”称呼，已音变为“拉萨”^[16]，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尽管这段时期，历代赞普继承松赞干布在拉萨的统治传统，修建了一些寺庙等建筑，但古城的发展依然很缓慢。据《西藏王统记》、《雅尊者教法史》和《汉藏史集》的记载，自从松赞干布圆寂于彭域色莫岗^[17]之地，之后到赤德松赞的历代赞普，其活动主要还是集中在今天的山南一带^[18]。

三、地方势力割据和拉萨古城的缓慢发展

公元838年，朗达玛继赞普位并采取扶苯灭佛政策，封闭拉萨等地寺门，强迫僧人破戒或还俗，烧毁寺庙，后遇刺而亡。赞普遇刺，社会动荡，后又引发了奴隶平民大起义。自此，吐蕃再无统一之主，奴隶制政权日益崩溃，分裂割据局面达四百余年。后八百年间，萨迦王朝的首府在后藏萨迦地方，帕木竹巴王朝的首府是山南乃东，藏巴第悉政权的首府是日喀则。虽然拉萨并未处于西藏权力的中心，但是它一直是西藏最古老最神圣的城市。

（一）圣城随吐蕃王朝的瓦解而衰败

朗达玛灭佛和奴隶平民大起义两起影响重大的事件先后以拉萨为主要舞台拉开序幕。起义军利用佛苯火并的间隙，直捣吐蕃统治的腹地，许多官堡城堡毁于兵难。朗达玛死后，“母后派系的臣民相互对峙，云旦占据卫茹，威宋占据约茹，卫约之间时常发生火并，其影响几乎波及全藏区，在各个地方也随着出现了大政、小政、众派、少派、金派、玉派、食肉派和食糌粑派等派系^[19]，互相进行争斗。”^[20]两派互相讨伐，历时二十余年，最后以卫茹为根据地的云旦战胜了以约茹为根据地的威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卫茹在当时的政治地位、经济实力、人口数量等方面已远远超过雅砻部落的发源地。同时，作为王朝都邑的拉萨城也随着吐蕃的瓦解而逐渐衰落。两派长期征战，致使布

达拉宫在赤松德赞时遭到雷击火焚后，又遭兵燹，逐渐沦为废墟，雄宫坍塌，殿宇破败，荒草萋萋，乌鸦乱落，一片凄凉景象。^[21]两派对峙，致使山南和拉萨两地的农牧业互补优势丧失，经济生产薄弱，饥荒瘟疫多发，前后藏人口大量流失，给拉萨城镇的发展造成重创。

（二）萨迦时期拉萨的征战及蔡巴万户管辖拉萨

藏传佛教经过百余年的沉寂之后，在公元10世纪前后相继复兴。戒律从阿里古格和青海之地先后传入卫藏，佛法之火又在拉萨及其周围重新燃烧，史称藏传佛教后弘期。伴随公元11世纪西藏佛教后弘期的兴起，拉萨成为很多高僧大德^[22]弘教之地。

分裂割据的后期，鲁梅、巴、惹、征四集团在拉萨长期争夺，给拉萨一带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农牧业生产带来很大危害，同时大、小昭寺等建筑的一部分被烧毁，给拉萨城市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此后不久，蔡巴噶举崛起并逐步取代了其他地方势力在拉萨的地位。1239年，蔡巴噶举派派使者到蒙古寻求靠山，忽必烈赐蔡巴庄园属民3700户。13世纪中叶，蔡巴成为元朝在藏划分的十三万户之一，其作为在当时前藏拉萨一带实力最强的四个万户^[23]之一，在拉萨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它（蔡巴万户）不仅修建了蔡巴寺、贡塘寺^[24]，而且蔡巴噶举的创始人向·尊珠扎巴以及他的门徒和历代蔡巴万户长还曾长期有条不紊地管理着大昭寺，并多次对大昭寺进行修葺。还曾组织力量疏通水道，加固河堤，对城市的兴盛有过一定贡献。”^[25]几代蔡巴万户长都被元朝皇室封为司徒，授予管理拉萨和拉萨河流域的权利。他们对拉萨城进行了长期有效的管理，组织力量修筑和加固河堤，疏通市区水道，营造民房，整修八廓街，多次修葺大昭寺、小昭寺，保护布达拉宫废墟上遗存的古建筑，管理各个寺院和佛事活动场所，组织讲经布道活动，建立密宗院，编纂历史和宗教著作。后人怀念他们的功绩，将蔡巴万户长拉杰果瓦奔的塑像供奉在大昭寺神殿诸佛之中。

当时拉萨宗教活动仍然十分盛行，修建了许多寺庙，如杰拉康寺^[26]、热振寺、桑浦寺^[27]、觉莫隆寺^[28]、直贡寺、达垅寺^[29]、楚布寺^[30]等，都建立在拉萨周围，拉萨依然是人们向往的圣地。

四、格鲁派的崛起和拉萨古城的兴盛发展

14 世纪末 15 世纪初,格鲁派经过长期的经营,逐步统一了西藏全境。格鲁派的发展、传播始终是以拉萨为根据地进行的。在西藏佛教的各流派中,格鲁派是最晚形成的一个,但他的形成和发展对拉萨古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格鲁派兴起后的古城拉萨

14 世纪中叶,帕木竹巴地方政权取代萨迦地方政权,掌握了全藏的统治大权。帕竹的统治中心虽在乃东,但拉萨以其宗教发展史上的圣城地位和强大引力,仍为帕竹政权高度重视。乃东法王曾令内邬宗本^[31]进行大规模修葺,后来又全力支持宗喀巴及其弟子,在拉萨修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等寺庙。内邬宗本南噶桑布也曾被元朝封为行都指挥使司的都指挥僉事。1409 年,宗喀巴大师在拉萨大昭寺举行盛大的祈愿大法会,进一步扩大了拉萨的宗教影响,强化了拉萨的宗教“圣城”地位。

公元 16 世纪前后统治西藏的帕木竹巴政权已经衰败,仁蚌巴、第悉藏巴势力相继在后藏地区崛起,曾经盛极一时并且支持格鲁派的柳邬宗家族被第悉藏巴消灭。恰白先生在《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中记载:“藏历第八绕迥的铁牛年(公元 1481 年),在噶玛巴红帽系活佛却扎益希或称京俄却吉扎巴的鼓动下,仁蚌巴诺布桑布的儿子贡桑巴和顿月多吉率领后藏方面的军队一万余人到前藏,驱逐格鲁派的施主内邬宗本阿旺索南伦波和阿旺索南杰二人。”“从此仁蚌巴措杰多吉担任摄政官‘替东’^[32]。从公元 1498 年起禁止格鲁派的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的僧人参加拉萨祈愿大法会,而改由拉萨附近的噶举派和萨迦派的寺院僧人参加。”^[33]现在拉萨噶玛贡桑^[34]地名的由来,就与当时噶玛噶举派在拉萨的活动以及噶玛贡桑寺的兴建有关。后到公元 1518 年,第悉阿旺扎西扎巴登位,才恢复了格鲁派三大寺僧人参加拉萨祈愿大法会的惯例。帕竹政权还把在哲蚌寺的一座名叫“朵康恩莫”^[35]的别墅献给了二世达赖根敦嘉措,后来改名为“甘丹颇章”。后来,统治拉萨一带的是格鲁派的另一个强有力的施主——吉雪第巴。^[36]吉雪第巴管理着从曲水到墨竹工卡之间的拉萨河谷,历任第巴为拉萨城区修桥筑路,加固河堤,建造房屋宫室,做了大量功德。稍早的时候,西藏传奇式的苦行僧汤东杰布,还在拉

萨河上修架了铁索桥,大大改善了拉萨的交通以及与外界的联系。但是,新兴的格鲁派遭到以日喀则为首邑的第悉藏巴(藏巴王)的敌视和压制,从 17 世纪开始,前后藏不断发生争战,拉萨是他们反复争夺的地区,已经习惯和平生活的拉萨居民,又陷于一片惊恐和混乱痛苦之中,饱受战火的蹂躏。

(二)甘丹颇章统治时期的拉萨

从公元 17 世纪到 18 世纪,五世达赖到八世达赖时期,西藏政治相对稳定,社会相对安宁,拉萨城市发展相对较快。在此期间拉萨发生过两次较大的动乱,一次是公元 1717 年新疆准噶尔人入侵,一次是公元 1727 年前后藏发生战争,都由清朝中央派兵平息。特别是公元 1727 年到 1788 年间,除 1750 年郡王珠尔墨特那木扎勒被诛引起短暂的骚乱外,拉萨人过了整整 50 年没有社会动荡和战争硝烟的和平日子。在此期间拉萨修建了大量贵族府邸、活佛家庙、政府衙门,还有商店、作坊、茶楼、酒店、民宅等等。

17 世纪中叶,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受清朝皇帝册封,建立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政权,以拉萨为政权的中心,使得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政权的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自此,拉萨作为西藏地方的首府,一直延续下来,拉萨的发展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著名寺院在这一时期都有较大规模的修葺和扩建,其中大昭寺和布达拉宫的改造、扩建,对拉萨的城市布局产生了影响。这段时期,拉萨城建最大的工程要数五世达赖对布达拉宫的重建。1645 年,五世达赖命第巴索朗热登重建布达拉宫,白宫修筑完工后,五世达赖从哲蚌寺下的甘丹颇章移居布达拉宫,这里成为以后历代达赖喇嘛的冬宫和办公场所。1682 年五世达赖圆寂,第巴·桑结嘉措修建了红宫和灵塔,1693 年完工,在布宫前立无字碑以示纪念。布达拉宫的重建及其以后的增修改建,使之形成了今日的规模。五世达赖时期还大规模地修筑了大昭寺的神殿,对神殿围廊进行维修,“同时,在寺院大门门楼上下两层增建了五世达赖的喇让和第司的寝室,两个库房等,大昭寺遂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一个重要寺院,后来西藏地方政府机构噶厦设在大昭寺南面,另外还可有许多地方政府的机关都设在大昭寺的四面八方,大昭寺从一个单纯的佛教圣地逐步变成西藏地方政府实施政教合一统治的基地。”^[37]始建于六世达赖时期

的龙王潭^[38]在五世达赖和第司桑结嘉措重建布达拉宫时后山取土坑地的基础上,依布达拉的山势灵活而建,后又经八世达赖喇嘛维修,成为拉萨著名的园林建筑。噶厦政府在布达拉宫下修建了拉萨印经院^[39],当时还出现了专门管理并且具有城市特色的拉萨市政厅——朗孜夏。^[40]之后,除每年大昭寺祈愿大法会期间,将拉萨城区的治安管辖权移交哲蚌寺铁棒喇嘛外,其余时间均由朗孜夏列空和雪巴列空负责管理。七世达赖喇嘛时期,在布达拉宫以西约2公里处又建起了罗布林卡,以后迭经扩建,成为占地36万平方米的大园林。

公元1727年(雍正五年),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派驻藏大臣,衙署最早设在拉萨冲赛康。^[41]公元18世纪末在鲁布柳林西侧新建驻藏大臣衙门,拉萨市民称“朵森格”^[42]。清朝中央还在西藏派驻军队,在拉萨北郊建造了扎什兵营。^[43]公元1757年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乾隆皇帝在西藏实施摄政制度,即在上一辈达赖喇嘛圆寂至后一辈达赖喇嘛亲政之前,任命一位大活佛代行达赖喇嘛的职权,俗称摄政王。德穆活佛、策墨林活佛、热振活佛、功德林活佛,都曾出任过摄政王,他们先后在拉萨修建了高大雄伟、华美壮观的家庙,丹结林、^[44]策墨林、^[45]功德林^[46]、惜德林^[47]被称为“四大林”。^[48]与此同时,历辈达赖喇嘛的家庭,大小僧俗贵族的府邸,也竞相在拉萨城区动工兴建。西藏商人、内地商人,不丹、尼泊尔、印度诸国商人,纷纷云集拉萨经商,冲赛康、铁奔康^[49]、坚布康、^[50]旺堆辛嘎、^[51]八廓街^[52]成为拉萨五大市场。伊斯兰教信徒聚居城东河坝林一带,大都以屠宰磨面为职业;汉族居民多住城南,种菜、配酒者居多。这一二百年是甘丹颇章政权的全盛时期,也是拉萨古城大规模建设和兴盛发展的时期。这时,拉萨市区以大昭寺为中心向四面延伸辐射,不断扩大,东至清真寺,南至南方三佑怙主庙^[53],西至琉璃桥^[54],北到小昭寺,基本上形成了今日旧城区的格局。到清代嘉庆(1796-1821)年间,拉萨居民已有5000余户,人口达3万之多。^[55]由此形成了以布达拉宫为中心,辐射八廓街、罗布林卡周围约3平方公里的拉萨古城。

参考文献

[1] 曲贡遗址,位于拉萨北郊5公里的河谷边缘,距今约

3500~5000年,海拔3690米。该遗址最早发现于1984年11月,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与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组成联合发掘队于1989年7月~8月,1990年8月~9月两次发掘。曲贡,藏语意“水的上面”,意指该地位于水之旁、河之畔。曲贡村因早先有个大水塘而得名,现在水塘早已消失,但村名依旧。

[2][3][13][25][37]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拉萨文物志(内部出版)[M].1985:7,9,110~112,2,21.

[4][33] 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西藏通史——松石宝串[M].陈庆英,格桑益西,何宗英,许德存,译.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96:16,486.

[5] 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文献译注[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127.

[6] 在这里有两点意见:(1)吉雪沃塘,意为吉曲河下游的肥沃坝子。“吉雪”意为吉曲河下游(比较开阔的河谷地带)的意思。在当时,拉萨河的古名“吉曲”已经出现,被称为“吉曲”的拉萨河流域的地方已经为人所知。“沃”是藏语“沃玛”即牛奶的意思,“塘”是藏语“平原、平坝”的音译。//杜培华.拉萨踏古[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1;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M].陈庆英,等,译.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96:48及注第③④。(2)据说,远古时代有“吉”家族居于拉萨一带,它很有可能是曲贡先民的后裔。//索穷.拉萨老城区八廓游[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2中提到:“远古时代,在今天拉萨城东面的止贡河流域、拉萨河流域,直至拉萨河与雅鲁藏布江汇合处这片狭长的地带居住着‘吉’氏族的人。当时的‘吉’地方荒野一片,河流纵横,长满荆棘。”

[7] 次旦扎西,等.西藏地方古代史[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42.

[8] 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藏文)[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110.嘉措顿珠.布达拉宫志[J].西藏研究,1991(3).

[9] 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M].刘立千,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81//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M].陈庆英,等,译.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96:94.

[10] 山羊,藏语为“惹”(ra);土,藏语为“萨”(sa);“惹萨”即为“山羊和土”(ra-sa)之意。据说,当时填平沃塘湖,还要堵上中间的泉眼。为了能够完成填湖建寺的工程,采用了山羊托土的做法,有一个说法是,龙神喜欢山羊背的土,只有它看到山羊背的土才不会动怒。

[11] (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吐蕃传[M].卷二百一十六,列传第一百四十一。

[12] 关于在吐蕃七良臣中哪一位时出现了“将山上居民迁到河谷”的说法,在以下几个史料上的说法有所不同。(1)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藏文)[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100.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简明通史(上册)(藏文)[M].拉萨:西藏社

会科学院,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1:210.此二书的观点翻译成汉文,既可译成松赞干布王时,七良臣的第六位赤桑央顿的儿子之时,亦可译成七良臣的第五位赤桑央顿之时。(2)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M].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122.认为出现在法王赤松德赞在位之时,第六位贤臣赤桑央拉之时。(3)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M].陈庆英,等,译.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96:103.陈庆英等将该书采用《贤者喜宴》的观点,译为松赞干布时,第五位贤臣赤桑央顿之时。综合(1)(2)的观点,赤桑央拉和赤桑央顿有无父子关系,值得考证。如果这种说法是出现在王松赞干布时,七良臣的第六位赤桑央顿的儿子时,那么史书上应该对赤桑央顿之子进行记载才对,但在当时的史籍中没有找到类似的记载。因此,我们在这里以《贤者喜宴》的记载为准,并采用了陈庆英等在《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中翻译的观点。

[14]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M].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106.

[15] 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M].刘立千,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137.

[16] 参考 ①高瑞.吐蕃古藏文文献诠释(藏文)[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1:208,碑文第 62 行 ②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M].陈庆英,等,译.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96:96 及注 ⑤ ③李方桂,柯蔚南.李方桂全集 9——古代西藏碑文研究[M].王启龙,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29,东面藏语碑文第 61 行“拉萨”的藏文拉丁转写为“lha savī shar” ④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M].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61.其中,文献(3)(4)都参考了王尧.吐蕃金石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⑤现在,拉萨的当地人,一般只把大昭寺及其周边的八廓街地区视为“拉萨”,其他连同布达拉宫、雪村、罗布林卡等地则不在“拉萨”范围之内。

[17] 彭域色莫岗,在今林周县彭波农场附近。

[18] 这在藏文史籍《西藏王统记》、《雅砻尊者教法史》和《汉藏史集》中均可得到证实,记载基本相同。王孙芒松芒赞“卒于后藏之八狼岗(今日喀则八朗县),都松芒布杰“生于章浦(今山南扎囊县北面一带),在征战中死于南诏,赤德祖赞“于阳金龙年生于丹噶宫中……六十三岁逝世于羊卓巴泽堡(今山南浪卡子县羊卓雍错湖畔),赤松德赞、牟尼赞普、赤德松赞三位赞普均诞生于扎玛(今扎囊县桑耶境内),分别逝世于宋卡、雍布王宫、扎吉浦宫。”从中可以看出,松赞干布以后至赤热巴巾前的历代赞普,其活动中心不在拉萨,应该还是以山南为主的。

[19] 在两位王子的争夺中,各地按正侧二妃所生把王子分成了两派,云旦辖区称之为大政,威宋辖区称之为小政;亲云旦的大臣多于威宋,称之为众政,而称威宋为少政;云旦是威宋之弟,其派系的大臣过去地位低,称之为金派,而威宋派系的地位身份过去高于云旦派系,故又称之为玉派;云旦占据的卫

茹即今拉萨一带,偏重牧业,当时群众的生活以肉类为主食,称之为食肉派,而威宋占据的约茹即吐蕃王朝的发源地山南一带,以农业为主,粮食是当地群众的主食,故称之为食糌粑派。

[20] 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藏文)[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226.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M].陈庆英,等,译.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96:209.

[21] 由于朗达玛的灭佛及其二子后在拉萨一带的长期征战,造成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后世称朗达玛、云旦、威宋父子三人为“折福之王”。

[22] 参考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M].陈庆英,等,译.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96:268~278// 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著名僧人拉钦巴贡巴绕赛给卫藏十人受戒,“卫藏十人从拉钦巴贡巴绕赛受戒后,除鲁梅之外,其余人立即准备动身返回卫藏,鲁梅拜仲·益西坚赞为师学习戒律一年。”“次年,鲁梅向堪布请求准许返回卫藏,并要求赐与供奉的圣物。”“当鲁梅一行抵达卫藏时,不敢前往以前大德高僧的聚集地拉萨。”“其余十人中的卫地五人逐步建立了寺庙,亦即鲁梅在卫茹地方修建了拉姆恰德乌寺(la-mo-chag-devu),在米曲(mi-chos)地区建立了拔朗寺(ba-lam),藏历土鸡(公元949年)年,在拉穆地方修建晋寺(vgyel)。”从这些论述不难看出,当时拉萨地区大德高僧遍布的情况。佛教后宏期也有不少印度、克什米尔、孟加拉、尼泊尔等地的班智达来藏,其具体数目比例在该书中也有详述,“(前宏期)共有二十四名班智达来藏,但到卫藏一带的只有二十二名,”“佛教后宏期,也就是分割时期来藏的印度班智达六十六名,比前宏期多出四十四名,按比例是前宏期的三倍。”详参该书第286页。

[23] 元朝在藏十三万户中,有六个在卫藏地区,其中在今拉萨一带的有四个,主要是:蔡巴万户,拉萨东郊蔡贡塘地方;止贡万户,墨竹工卡县直孔地方;达垅万户,林周县达垅地方;嘉玛万户,墨竹工卡县甲玛地方。// 次旦扎西,等.西藏地方古代史[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105.这一说法在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164可以查证。而在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M].陈庆英,等,译.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96:405,显示当时前藏六万户中只有止贡、嘉玛、蔡巴三个万户在今天的拉萨一带。

[24] 向·尊珠扎巴于公元1175年创建蔡巴寺,位于今拉萨东南之河南岸约10公里许,由此创立蔡巴噶举派。后公元1187年,向·尊珠扎巴在弟子的帮助下在原蔡巴寺东南约2里许创建了贡塘寺,1193年又造贡塘寺大般若经堂,并于当年圆寂。蔡巴寺和贡塘寺在元朝末年改为桑浦寺的属寺,黄教兴起后,又改为黄教寺院,蔡巴噶举这一支派从此断绝。虽然如此,至今在拉萨东郊仍保留蔡贡塘这一地名。详参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拉萨文物志(内部出版)[M].1985:45~

48.

[26] 杰拉康寺,是由佛教后宏期,卫藏到康区学习佛教的十人之的卢梅·楚臣西绕门徒四柱之一的尚那囊·多吉旺秋于1012年在拉萨林周地方修建的。寺成之后,卢梅曾经住持过这个寺院。当时卢梅所传的是喇钦的教法,这种教是从多康传进来的。

[27] 是由阿底峡的弟子俄·雷必喜饶于1073年创建的,最初称“桑浦内邬托寺”,后改称“桑浦寺”,是佛学教理的发源地。该寺位于拉萨市之堆龙德庆县县驻地东南、拉萨河南岸的内邬托地方。寺庙以提倡因明(佛教逻辑)、辩论而著名,在西藏佛教历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是藏传佛教教噶当派的重要寺院之一,备受崇敬。

[28] 觉莫隆寺,1169年宋孝宗乾道五年,藏历第三饶迥土牛年,巴底扎迥巴于拉萨西面堆龙河谷修建。

[29] 达垅寺,1180年宋孝宗淳熙七年,藏历第三饶迥铁鼠年,由达垅塘巴扎西贝在拉萨北面兴建。由此传出帕竹噶举的支派达垅噶举派。

[30] 楚布寺,亦称磋卜寺,位于拉萨市堆龙德庆县西北的楚布河上游,距拉萨西郊70公里。1187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藏历第三饶迥土鸡年,由塔布拉杰弟子噶玛噶举派创始人松钦巴在堆龙河谷西面楚布地方兴建。该派黑帽系历代转世活佛均驻锡此寺。

[31] 帕竹统治时期,其在西藏建立13个大宗,拉萨属内邬宗。内邬宗,即今拉萨市柳吾区一带。

[32] 摄政官“替东”,意为丹萨替寺京俄派遣的。据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记载,在当时已经出现了被称为“替东”的摄政官的说法,京俄却吉扎巴只是名义上的总负责人,实际上是由仁蚌巴措杰多吉担任摄政官“替东”的主要职责。具体请参考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M]:152。

[34] 噶玛贡桑寺,建于1503年,位于拉萨大昭寺西约1公里处。当是噶玛噶举派在仁蚌巴顿月多吉的支持下,在“原名萨纳玛的地方建立了一座号称降服色、哲、甘三的噶玛贡桑土登却郭寺。”后来,噶玛贡桑的地名也就是由于于此。详见达瓦·浅析拉萨“噶玛贡桑”地名的由来[J].西藏大学学报,2005(1):22~25。

[35] 朵康恩莫,意为青石头房子,后来改名为“甘丹颇章”。五世达赖喇嘛建立起西藏政府后以这座颇章的名字命名,称自己的政权为甘丹颇章政权。

[36] 吉雪第巴,意为拉萨河下游长官。

[38] 龙王潭,藏语曰鲁康。传说六世达赖曾从墨竹工卡迎请墨竹赛钦和八龙供奉于此潭中,所以潭称龙王潭,该园林建筑即亦龙王潭相称。

[39] 拉萨印经院,共有东西两座,建筑年代、建筑规模迥异,均在布达拉宫南侧山下的城围以内。详参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拉萨文物志(内部出版)[M].1985:77~79。

[40] 朗孜夏,是西藏旧政府所设的治安机构及监狱部门。朗孜夏,最初是大官员朗孜巴在拉萨修建的宅院,就叫“朗孜

夏”,后在五世达赖与藏巴汗的势力争夺时期,朗孜第巴(头人)被击毙,并没收了他的府宅,1679年在其府邸建立拉萨司法(市政)机构,成为朗孜夏列空。其遗址现位于拉萨市八廓街北段,南与大昭寺紧连,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详参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拉萨文物志(内部出版)[M].1985:81;索穷.拉萨老城区八廓街游[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9,43~44。

1938年,噶厦又成立了名为“德西列空”的市政管理机构。从任职官员的品位上比较来看,德西列空可能要比朗孜夏的权限大。//周晶.20世纪上半叶的拉萨城市面貌研究[J].西藏大学学报,2006(3)。

[41] 冲赛康,藏文原意是观街楼、集市的意思,位于拉萨老城区大昭寺的北侧,是一处综合商场,也是西藏最古老的市场之一。古老的冲赛康是清朝驻藏大臣的衙门,其大门内廊道左右的墙壁上曾有三块刻着汉、满两种文字的石块,据说记载的内容是清乾隆时期的1750年,郡王珠儿墨特那木扎拉反叛的情况。解放前,冲赛康是原西藏政府警察局驻地。现在的冲赛康是拉萨最热闹的街市之一,主要从事小商品的批发。//索穷.拉萨老城区八廓街游[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46~48。

[42] 朵森格,意为石狮子,拉萨三处驻藏大臣衙门之一,位于大昭寺西南方,今西藏军区第二招待所,因衙门前有一对石狮而得名。另有“秀赤林卡”和“蔓珍”。“秀赤林卡”,在今文化宫周围,意为宝座,据说该地原有七世达赖的宝座,故名。“蔓珍”,为贵族家房名,在今西藏话剧团后面。

[43] 札什城,位于拉萨城北的札什平原,在色拉寺东侧和大昭寺之间,曾是和硕特汗廷阅兵的场所。它是自康熙朝以来驻藏清军驻扎的地方,经过雍正帝时城堡式大规模建府(实际上是扩建),成为驻扎拉萨清军的演武厅和大兵营。札什兵营建于雍正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733年7月29日)兴工,九月初四日(10月11日)官兵移入,前后近四个月时间建成。后在扎什的基础上建有扎基寺,“扎基”即为“札什”的音变,是“吉祥”的意思,故扎基寺意即吉祥寺。//冯智.清代拉萨札什城兵营历史考略[J].西藏大学学报,2006(1):37~42。

[44] 丹结林,是德穆活佛的喇让,1476~1477年建于大昭寺西南一侧,乾隆帝曾御赐“广法寺”御书匾额,其建筑规模东大门至于钦果所在地,西大门至于色星之处(现拉萨一校),南大门在登果之处。然经噶厦政府几次没收,今仅剩下一栋三层高的楼房建筑。//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拉萨文物志(内部出版)[M].1985:60~62。

[45] 策墨林,位于小昭寺西面,和原惜德林相邻,为策墨活佛住锡之地,属哲蚌寺罗塞林扎仓。整个建筑座北朝南,占地面积6240平方米,布局称方形院落状。主体建筑的白宫,由第一世策墨活佛阿旺楚臣1777年担任摄政时兴建,红宫由第二世策墨活佛阿旺疆贝主持修建。策墨活佛系统比较晚期,但影响相当大,很快跻身于四大林之中。策墨林正是随着策墨活佛系统的兴起而兴起,亦随之衰落而衰落。详参西藏自治区文

物管理委员会.拉萨文物志(内部出版)[M].1985:66~67.

[46] 功德林,又名丹雪曲卡林,建成于1794年。清朝在反击廓尔喀入侵事件后,福康安和摄政会议,修建了功德林,藏汉人民共同出资,建造了山腰的关帝庙和山坡下的功德林寺。据《卫藏通志》称“卫藏永安寺”,云“乾隆六十年,御赐庙名曰卫藏永安,颁四译字匾额,建在磨盘山之南麓,参赞公海兰察巴图鲁等捐资修建,为济咙呼图克图住锡之地。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工竣,钦差驻藏内閣学士兼礼部侍郎和宁撰文……”详参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拉萨文物志(内部出版)[M].1985:62~63.

[47] 惜德林,原先又叫惜德寺、呼徵寺,位于小昭寺西南约一里处,现占地面积9.8亩。据《七世达赖格桑嘉措传》记载,惜德寺是吐蕃赞普赤热巴巾在大昭寺周围所修的六座拉康之一,寺名惜德即源于此。惜德寺在朗达玛灭佛中被毁,后元代蔡巴万户在原址上修复并扩大。后一直是热振活佛的住锡地。该寺早期属红教教派,八世热振呼图克图时改为黄教教派,隶属于色拉寺结巴扎仓。//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拉萨文物志(内部出版)[M].1985:64~66.

[48] 四大林,指四大摄政活佛的私人喇让。在当时的西藏,凡是具备活佛资格的人都有自己的喇让,即私人公馆。喇让,原指上层僧侣私人公馆中管理行政事务的机构,现在习惯上联通整个公馆叫做喇让。关于“四大林”有两种说法,一是指丹结林、策墨林、功德林、惜德林;另一种说法是指丹结林、策墨林、功德林、策觉林。本文介绍的“四大林”采用了第一种说法。// 布琼.拉萨四大“林”的历史由来[J].西藏研究,2004(2).

[49] 铁奔康,又译为铁崩岗,藏语意为灶灰堆,其街道上为农民销售牛粪、木柴等燃料的地方。

[50] 坚布康,又名吉崩岗,今拉萨市吉崩岗居委会一带。

[51] 旺堆辛嘎,藏语意为“农田上部”,位于大昭寺东面,紧挨着八朗学街区一带。过去,这里主要从事骡、马等牲畜交易,同时还有商贩销售旧衣服、旧家具等旧货,一部分回民还在这

里销售蔬菜。// 索穷.拉萨老城区八廓街游[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8,61.

[52] 八廓街,又名八角街,位于拉萨市旧城区,是随大昭寺的修建和人们的朝圣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八廓,在藏语意为“中转经道”,它与“囊廓”(内转经道)和“林廓”(外转经道)合称为拉萨古城围大昭寺形成的三条主要转经道。// 闫振中.帕廓街的转经路[J].西藏民俗,2003(1);还请参考吴晓红.拉萨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研究[D].南京工业大学,2006;(英)埃德蒙.坎德勒.拉萨真面目[M].尹建新,苏平,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203;索穷.拉萨老城区八廓街游[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6.

[53] 拉萨古城的四面八方均建有“三佑怙主庙”,据说是松赞干布时建立的。三佑怙主,即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和观音菩萨。东面的三佑怙主庙,位于今八朗学居委会辖区,东南面的位于林廓南路清真寺附近,南面的位于林廓南路上,西南面的位于宇拓路琉璃桥北面,西北面的位于庆枯路上,北面的位于吉崩岗路上,东北面的位于城关区政府办公大楼西面。// 索穷.拉萨老城区八廓街游[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35.

[54] 琉璃桥,位于大昭寺以西约300米处今拉萨海关内,其原是连接拉萨古城内外的要道之一。关于琉璃桥的修建,其说有二,一说建于公元7世纪文成公主时期;一说建于18世纪。根据建筑特征推断,现存石桥年代较早,而桥上汉式风格的歇山顶桥则不会早于十八世纪。有关专家,根据北歇山檐所施的三种滴水估计,该建筑在建成之后,可能经过了两次刨顶维修。但大木料看不出更换或动过的痕迹。//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拉萨文物志[M](内部出版).1985:79~81.

[55] 拉 萨 古 城 .<http://baike.baidu.com/view/173291.htm> [2008-09-25].

Summary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hasa City

Yin Haiyan

(School of Humanities, Tibet University Lhasa, Tibet 850000)

Abstract: Lhasa, as the capital city of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is an old city with a history of nearly 1,400 years. There are many interesting stories related to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Lhasa city. The paper divides it into four phases and introduces the history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hasa in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way.

Key words: Lhasa city; formation; development; summary

[责任编辑 蔡秀清]